



志壑堂集

八

和
1080
8



門和16
瑞卷 8
1080



志壑堂文集卷之二

序

學使珥信錢公賀序

學使者任綦重哉母論鄉國選舉實藉手賓興以
佐 聖天子旁求之典將自台輔以迨庶官胥於
是乎儲之竊嘗伏讀 制書之辭有曰一應考試
黜陟惟爾學臣爲政撫臣不得干預如有請托私
書聽爾據實奏聞大哉 王言則是學臣與督撫
大吏分官而均職固可以掉鞅詞壇無所控制而

皂囊白簡有時直達 天闕而諸監司不得侔焉
是 國家之任文臣與節鉞重臣等 今上御極
之十有三年廷臣以酌復舊章請三歲再試士於
是樛李珥信錢公以大司馬尚書郎奉 命來視
山左學政先是時凡直省學臣試竣例以其試牘
解送禮部宗伯之屬與禮垣諸臣勘校爬羅剔抉
字摘句搜法較繁矣會 當宁灼知其無益皆一
切報罷而海隅士子謂向者吾曹終歲呶唔乃不
得一試有司窮年矻矻何爲乎今聞三歲再試之

令遐陬日出士氣殆蒸蒸動也公以吳越名家蜚
聲藝苑爲海內瞻矚者三十餘年既下車首頒教
條若敦行崇學抑奔競嚴逋抗諸欵煌煌炳若日
星焉朕公以甲寅七月奉 簡書去今乙卯秋試
纔交一歲耳車無停輪馳驅昌平闕里七十二泉
之間檄鄒魯諸生而試之葢席不暇煖矣試牘旣
出不脛而走四方凡所振拔率多孤寒知名之士
而其爲文也類泔漾浩瀚勃率理窟憂憂乎惟陳
言之務去文教覃敷士林咸歸於是薦紳先生謂

吾輩凜遵功令卽不敢通尺一以申縞紵之歡
顧躋堂稱觥亦猶行先民之道也願藉君管城以
當輿人之誦余不佞夤陋無似誠何足以知公乃
已丑之役嘗附公雁塔題名之後其知公者蓋際
會昌期而循循職業飲水懷冰所爲益極難耳夫
禮臣勘磨之法雖中廢稍稍不拘牽文網得以蒐
索巖穴劇切今古矣朕御史中丞實君命式臨
之天威不更儼于咫尺乎國家羅賢之網宏開
蓬戶圭竇之子慮無不家握隋珠人懷楚璧爭自

濯磨思一當于風簷寸晷之下顧一歲之中文愜
迢遞十二河山轍跡凡再周焉憑軾驛路乃多于
坐擁臯比之時獨安得雍容擊節一唱而三嘆耶
况國家方有事南服充徐秦岱之士正悉索敝
賦輸芻豆以供軍興而問其鍵戶下帷足不窺園
也亦已鮮矣乃試牘一出而輿人之頌也如此吾
固知公之所爲良極難耳善乎公之與士子論文
曰醇雅而不貴駁襍典則而不尚纖靡固制藝之
金科玉律矣朕雲無定體龍不常儀若尋行數墨

乞靈于優孟衣冠不幾神氣去而萬里耶公之論
文如此宐乎昌黎出而起八代之衰伯樂顧而空
于駟之群也公異日者晉秩卿月之班叙百揆而
恢八紘典禮奎堂以進賢受上賞殆於今日始基
之矣雖齊魯夙稱文學之邦山海輿衍多產瑰異
朕區區聊攝姑尤穆陵無棣之事尚未足爲公賀
也

高念東老先生仲子入庠賀序

學士共傳于公駟馬門及王氏三槐事于公治獄
平允謂里中父老曰可高大吾閭門令容駟馬車
吾子孫必有興者晉國公王祐往治符彥卿事宋
祖約與以王溥官職已而不果公笑曰某不做兒
子二郎必做茲二事膾炙人口議者謂此非有推
測占驗風角卜筮之術其爲陰德格天仁人必有
後也固已朕天道甚深司命幽渺其厚自期許而
影響不應者豈少乎二公不幸言而中亦其偶符

志齋堂文集 卷之二
耳未必司左契而徃環至而立有效也以吾觀少
司寇念東先生而後知天人之感蓋斷斷不誣矣
先生往典江南試事時有餉以非義累千金者先
生峻卻之而江國之士風一清迨歸怡狀謂里人
曰吾家不遠必有登甲第者無何而長公季良褒
朕捷南宮焉以今視昔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夫
于公一縣獄吏卽治獄多陰德所活人幾何况東
海孝婦具獄復爭之不得至投簪而去其所平反
又幾何也乃于公之自信堅確若通宿命者朕而

天之所以報公者子定國爲丞相而孫亦封爵奕
世卽晉國公所治魏州之事其保全僅及一家耳
乃至手植三槐于庭云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迨
文正公爲相孫爲端明學士天卽如其言以報之
捷於桴鼓如是往者先生祭陵之役捐數百金以
救溺女者立義社以養棄兒浮湘湖之粟數百斛
以拯淮揚之饑先生不自言人亦無爲之言者竊
知天之所以報先生其在二郎仲治必有如王晉
國之所云者矣 某不敏竊因是而更有進焉詩曰

志齋文集 卷之二 五
瑟彼玉瑣黃流在中有其注之者必有其承之者
于曼倩雖乃公之貽謀克毅乎朕其爲廷尉民自
以不寃也卽王子明爲相其立朝風槩且何如者
耶仲治天資穎悟門內孝謹奕奕有聲里黨間其
釋褐立朝尚屬他日事今者鍵戶下帷吞石渠而
傾灑瀕以世其學必有所以承之者矣仲治乃荆
石丘公壻也丘公佐淮揚二千石未克歸仲治旣
入庠而介鄙詞以將其燕喜之忱如此

賀省菴顧公叙

淄川三面阻山固稱瘠壤哉朕二十年前筮仕斯
邑者上之擢諫官次亦晉秩部曹以去率無有削
級歸者 國家定鼎以來兵燹之餘邑宰屢更挂
彈章櫻吏議者比比矣間有得左遷者溢浦維舟
如釋重負青衫白馬帝城西不足爲江州雪涕也
久矣夫以許蜡之降謫也至榮於旌陽之冲舉淄
之爲淄果何如者耶 今上親政之季邑侯顧公
省菴以姑蘓世家自首領湘東錫履茲土旣下車

諏俗程書一日盡得其要領乃慨然興嘆曰國
家悉索敝賦以餉南服催科綦稱重矣顧積案累
牘國賦俱耗於中飽而考成嚴於上官逋賦蒙
於下縣不腆敝邑鞠爲畏途誰縮符綬不以時降
心於持籌迫金錢業漏於私家朕後從而鞠之鞠
罔攸濟復從而役之以責其償夫償於何有抑亦
誨之盜耳吾力猶能使租役不蠹食以洗淄邑抗
稅之名於是進監收之胥而告之曰夫夫也業侵
丁糧以十百計而猶堪任若役乎其悉去之更核

所侵以報所司其任若役者尚按而籍納什則登
什納九則登九甲逋問甲乙逋問乙余不能效士
大夫沿舊習高春放衙惟飲宴樗蒲是好以斯民
脂膏出入之數但委之幕客而已不與宴坐追呼
張燭點簿日惟桁楊亂下耳爾曹有以一銖欺紿
者不能逭我秦鏡也以是故淄邑二十年來侵盜
之風至此一絕而又城廨之修葺郵傳之供應悉
以清俸佐之不問之閭左以是四郊之輸將者屢
相錯也於是淄邑抗賦之名上自中丞下及二千

石無不知其誣者此何異比屋而旌以棹楔哉夫
國家需餉孔殷矣大吏荐一職曰錢穀得母未竣
乎司勳晉一階曰錢穀得母未竣乎今直省有宿
課奏最者業已優詔褒之卿貳名之矣如公者
卽不驟躋崇秩以旌厥能亦宜待俸山城以休養
斯土也而計典竟當遷去何耶或曰求去公所請
也豈陽城之自署下考上官遂援爲左券邪公行
矣輜輶還故里太守况青天之遺澤猶有存者乎
費山孝水倘不以瘠壤而棄之也七邑重逢張益

州必有起而廢之者矣

長山令南願園賀序

嚮時初識於陵尹願園南侯於客座蓋接其眉宇
詞論退而語縉紳先生卽相期爲節鉞之選云會
國家有事疆場布令中外庶職許捐金授官公之
子霽岑奉 詔起助軍餉需次得補縣令於是稱
觴于公者趾相錯也青城大叅燕翼韓公與其宗
長郡丞麗宇諸公將筐篚玄纁于庭而致慶焉而
授簡于不佞余曰是良可賀也日者有客過寒廬
能言四方諸侯之事余挑燈擁爐俯几而聽之其

道於陵之政曰於陵之賦且竣矣余曰民亦和乎
客曰邑侯與里社約月輸稅十之一期十月而畢
雖巨室須蒼頭月一詣縣庭狀交納中程者不對
簿不呼名也侯持籌精核吏民不敢欺以故無後
時者余曰治獄何若曰邑人某甲負債于大姓某
久而不償往追之某甲則飲藥自盡而令男婦多
人昇尸于堂持白挺大譟椎碎戶牖器具粉齏矣
已而赴官曰若實殺某侯鞫得其情曰若自燬耳
業負人債不償而又群毀其家是與掠人于晝奚

殊乎命置之法其人乃輸服而退而事以寢又某
子爲盜其母撲殺之矣其兄首之官所投詞不知
誰爲捉刀者幾于自殺之矣侯閱之曰信若詞若
罪且死且爾家有長者在乎曰蓋母命也侯曰若
促易爾詞是大義滅親者爾何罪而其人以生余
曰境內有盜乎客曰比過於陵巨鎮見有三木囊
頭者訊之則偷兒也蓋掏摸爲業者素矣榜云三
月始釋而令火甲邏卒日夜守之抑可以見弭盜
之一斑矣余嫻嫻聽之凡漏下十刻私竊自喜而

証余言之不謬也客又曰近有事於隣省過其屬
邑某子爲盜其父撲殺之首于官其邑令曰若奈
何殺爾子予之杖而羈之且訊其盜狀其父斃于
獄矣又某邑訟獄無問雉經溺水服鳩者一投牒
輒判給棺殮資曰以卹亡者至治賦而簿籍不稽
猷朴是事堂上鼓吹部間作徹于昏曉者比比也
余時出入睡鄉栩栩不能應而心服客之多聞焉
夫山東固多賢父母如於陵者未易得也侯嘗謂
余曰余初政輿人之歌我畧如鄭僑尼父時狀

淄邑有韓某者歲荒其田逋賦累百金余爲招墾
代償之而留田一區宅一隅以餬其口余亦何負
于民哉當時聞斯言卽灑狀異之今者燕翼諸公
之稱觴于侯也有以也嘗讀齊史傅僧綽與其子
琰並爲山陰令皆著奇績人以爲傅氏有治縣譜
茲侯之治譜成矣蓋繼序其皇之矣唐之韋氏父
子世爲相漢之桓氏父子世爲師余不佞于剪燭
西窓之夜蓋以客子之所聞祝之也故曰是良可
賀也

章丘令挹峯朱公賀序

今上御極之八年北譙挹峯朱侯奉命縮符章
來令山左之陽丘方是時車駕臨幸德水邑民
以漕政不便狀糜肤詣大中丞所願有所陳請維
疇中丞劉公下檄方伯與郡國議其事鄉三老囂
囂慮邑中拘牽敝例不得當贖賦計無所之蓋是
時民間輸斗粟有費至一金者矣于是侯方謁選
天曹業探籤金水橋得陽丘則懷綬之任旣抵郊
撤憶見闐闐婦子卹肤而有憂色旣蒞署鄉三老

復麋至邑署如見大丞狀侯撫几動色而問曰爾
父老何苦也咨來前具道所以無有諱邑民乃匍
匐前言里閭所以不便狀甚悉謂山左地近清源
德水咸輸粟儲於倉浮於漕惟青州臨淄以東在
數百里外者卽不責貢所以恤山縣制也顧章民
實不病運病中飽耳比來輸斗粟民間費至一金
業不堪命則攜家而逋逋又不敢通里隣知知則
不得逋且肘之日爾家逋我乃代爾償耶逋者逋
矣里胥登其門房闔鷄犬宛朕但聞寂脫身逸無

人里胥則繫隣里償逋者於是一戶逋則隣里相
率逋至一村空一甲逋則里社相率逋至一里空
今二鄉空矣公下車其拯我哉侯曰卽如是斗粟
何以至一金也邑民謂比歲石粟未嘗過一金綠
州邑皇皇以貢粟大役上下鄭重其毒度無論徵
夫徵車皆出閭左夫車旣集又需期不得時發且
山國險阻凡所謂經制腳費率不當五之一卽輸
邑時米之入淋之槩之罔不溢米之出槩之淋之
罔不虧甚者監收爲盜不敷出則帝其倉塲塵土

取充而已嗟夫持此將安往乎而里胥且皇皇上
下鄭重其事謂此貢粟大役渠不慎役車需次魚
貫而出或賣票印囊插小幟器朕執事名以數十
計又總轄分押各有役巷稽門考五里呼名十里
點簿崦嵫而日下春車野宿焉夫所爲役與事者
大約計金錢供黠鷺耳卽何能不重費也侯謂卽
如是前令何以不時更乎且父老熟計之抑何者
爲便當爲爾白之上官無隱也邑民曰我儕小人
服疇納貢分耳下民好義其誰敢不急于供而前

令謂粟不入邑聽民各自其家往卽恐清源德水
輸將不時至一若兌軍後期者吾儕小人惟辛苦
粒粒夙夜不忘若聽輓輓輅戴星披露不須更入
縣庾但自其家往者必更急於自邑時軍兌實不
後期惟我公圖之侯曰善於是具陳前所以不便
及今所以便狀以次白太守方伯大中丞劄記最
悉而章民則資經制腳費輪蹄日夜絡繹先後發
不日役竣以糧使者監督收牒報侯命侯今而後
喜可知也曰章民果不欺哉古所謂懸蒲不試而

好義恐先者其在是乎越歲督漕使者下檄採便民大計侯毅朕堅以前說應云不病官而便民計無善于此者下邑業行之而有效矣一時鄉三老者髦子若弟紛狀聞斯言也謂我公愛我哉幸爲我民計長久我民其得長享茲土也其何敢餽其口於四方於是奔走扶老稚躡躡詣琴堂進卮酒稱壽章民亦猶行古之道也余不佞密邇陽丘蓋哀此憚人也久矣間嘗巾車過從焦侍御石虹未嘗不相對唏噓莫禁涕泗之橫流也茲者我侯涖

止一舉事而窮簷省數百萬金錢焉宐乎章民之有此觴也雖狀此何足爲侯賀往不佞待罪詞曹時嘗見烏府薇垣諸公自民收入者指陳天下大計如觀火畫沙之不累黍差也侯以名進士世家小試花封異時爲 聖朝耳目方將霖雨海內如七劑之蘇章民焉此何足爲侯賀或者歲終大吏登荐剡直以此當龔黃之一事耳抑不佞竊因是而請焉章民之不起于疴也七病漕而三病里書日者枚叔七發章民已蹶狀起矣從此岐伯越人

調妙劑而日投之剔舊蠹之增減田賦者而理之
法循典故而戶戶實給簡明易知由單以爲章民
之明堂經絡圖也則章民之式歌且舞正未有艾
也余不佞方珥筆而繼其後矣

邑令馬公允大舉仲子賀序

淄川令起家位都赫無如關中霍魯齋司空淄令
之蟬聯昌厥后無如三晉韓長公之子心康中丞
年來接踵芳塵良未易數其惟我三韓馬公哉蓋
淄雖山國舊稱易治其在故明之季凡筮仕茲邑
者上之名入掖省烏臺次亦晉職郎署率無有鐫
級去者 國家削平亂畧奸竇叢生故令相沿挂
吏議二十年來一令移府倅一令乞身歸雖日運
會使朕母亦人事之未全臧也于是凡謁選銓曹

者但金水橋探籤得殷陽卽僚屬相對大戚鞅鞅不欲就國謂此葢爾邑顧何以奏最司勳卽何以催科無害膺上考乎夫淄之爲淄如故也司戶之版猶昔而分符之難易如此其殊何也馬侯下車旣衡仕籍而默悉其故以爲軍輸孔急或筦庫不時考而監者盜之此於民何尤况戶籍不一而甲乙之逋可淆往者早衙勾簿夕陽下牒逋賦之不竣宐也侯業以侵帑者白之上官而時時持籌不少怠一歲稅額無缺再歲稅額無缺凡上下又莫

不謂淄民實良者此豈淄民之良哉若勾稽逃旗務俾里甲早白舉首以不罹於法網雖旗兵或蝟蟾間左詭云某受我襍被某某匿我金珠侯曰有法在妄訴何得恣臆爲也爾謂爾嘗信宿某家當得悉其家厨溷何隅廳事幾楹老稚幾輩或白督鰲黑于思何狀類及姓名誰何也詰詢往往輪服以實對人賴是自保其諸所鞠獄但依近例的決無曠侯宴狀琴堂服浣濯之服盤餐藜藿而已侯旣至誠表率諸胥若役疇敢魚然下里且躡足碎

呬以私進者凡此嘉猷累累皆二十年前之所有而二十年後之所不多見者夫宐爾人民以符乎景命竊嘗以此相天下士每十不失一雖仕衢之崎嶇亦多端矣朕 帝鑒在上此理終古不易也向歲 車駕將狩于德水遠近或預供糗芻若丘陵朕侯曰維茲彈丸山藪非講武之地遂未嘗下一令有所徵索鄉三老子若弟咸闕寂不見有青衣隸至其舍則相率額手祝禱願我公福壽多男子無何 恩綸大沛吾邑元二三年宿逋咸得蠲

除蓋至是始與考成法無碍矣又越月公再舉子是爲今歲之元旦云諸君子於是慶我侯之得天者厚而朱紱之方來未艾也乃謀所以壽公者而爲之詞余謂霍魯齋之去吾邑而爲督捕少司馬時所全活人不可億計侯未履其位活人之政已多矣韓長公之在淄脩脩玉笋吏畏之如神嘗嚴訊一蠹書而積年之田糧以清邑人至今稱之是以有開府之子侯之春秋富于韓而吏畏之民愛之簡重寬容若過之者侯其勉之哉慎終如始邑

人華封之詞已捷于影響矣諸君子勿徒咏南山
三章爲侯壽其更洗爾爵屈指 徵書日下尚再
歌樂只之什代渭城三疊侑一觴也侯其勉之哉

賀章丘仁菴董令序

陽丘去般水可百里其間賢士大夫之聲稱輿閭
井之呻吟不啻比屋而居鳴珂之音相聞也 國
家肇造三十年來分符是邑者往往擢諫官陟清
華以去故山左百城類以陽丘爲上治狀而逼處
省會驛道孔繁一切徭役征求獨倍于他邑而又
有逋賦曠丁里胥游移其籍以爲利閭左逃則責
之右甲完納復問之乙公庭偶不及詳察于是婦
子騷狀牽率避匿而村社空矣緣是比歲以來筮

仕者又稍稍屈指陽丘稱難治也 今上御極之
十一年仁菴董侯以中丞華胄奉 命來令茲土
既入境輒下令曰爾民獨奈何背墳墓輕去鄉井
爲今與爾等約如某某里社一切雜徭悉無有所
與其速歸視爾田舍母俾春草滋蔓難圖也夫二
三黎庶實忍而去此亦日夜計欲歸耳今聞令卽
奈何不輓轆輅襁負來也更下令曰陽丘孔道臺
隸牧圉之糈日不暇給雖經制之需不足辦此奈
何蕭朕以問窮簷自今其悉更之以與爾民息肩

而章民始歌舞有起色矣有蠹吏某者沿舊習夤
緣爲奸侯一日廉得其狀名詰之曰吾在此猶奴
且敢上下齟齬吾民令舐望我耶諸中其毒螫者
幸直前赴愬無隱已乃盡得其奸狀則急白上官
置之法蓋章民今而後喜可知也于是急走般水
踵予門曰以公之善善有素也吾儕小人其何以
誦我侯明德哉予不佞聞斯言也殆不禁喟朕而
嘆章民之好德而又謂其不出乎鄉人之見也夫
吏治至今日亦綦難矣朕百里而治古分茅之五

志齋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等封也山左百城之內有賢父母焉則隣封引領
而望之曰獨吾邑之來何暮也邑宰退食之餘或
端朕而念曰某役得無叢奸乎某獄得無蒙冤乎
某方之稼尚未登而追呼難已抑版籍多淆而勾
攝非宐乎堂皇一言不崇朝而達于四境矣蓋吏
治難而斯民之見德尤易矣今公之剔蠹興利殷
朕念章民也如此宐章民之頌禱恐後也朕不佞
竊更有說焉 國家奄有方宇中外大僚凡皆豐
沛從龍之彥以墨綬起家而節鉞中原者比比矣

今功令雖以征輸緝捕無碍者爲上第我 皇上
勵精圖治自督撫大吏而下尤以撫綏休養採譽
望焉銀戟開府乃侯家故物異時 朝廷察民謠
而特召龔黃念舊德而以封疆委之侯將以治陽
丘者治方夏章民稽首而祝三多正未有艾也何
章民尚未離乎鄉人之見也

賀金鄉牟令序

代

三韓牟氏仕於內外臺與余爲縞紵之交者多矣
舊史館唐君濟武嘗數數爲余言牟氏諸子弟率
皆琳瑯之選云已而見筮仕梁鄒牟侯則云是其
竭末封胡總角竹馬時所知也余邑韓孝廉鼎先
司鐸金鄉則日從金鄉令牟侯服官政頃者公車
之役過梓里時時謂其鄉人曰東緡雖近聖人之
居乎狀先生之盤旭日滿闌干也非邑侯俸薪時
給則松桂之寒不如桑榆之煖也久矣鄉人謂牟

侯之篤於僚采如是耶其爲人何如也孝廉曰生於世胄而被服儒素者也至其撫字金州雖催科不廢而父老歡若春臺茲以 國家有事疆場禁旅時出金鄉之豆芻釜竈若夙具民不知兵焉吾族人韓副戎文素者卒於行間隸籍宇下侯卹其子弟有加禮非仁人而能之乎孝廉之心服侯也如此孝廉吾邑望族也冠蓋纍纍皆作而言曰牟侯之及於吾族者良厚是不可忘僉謀選言以志其德余不佞緣是以聞金鄉之政而又念唐君之

言之信而有徵也蓋唐君與宣鎮集成將軍爲昆季集成公與諸牟爲懿親而侯卽鄒梁令之兄弟族其知之深也昔呂公著之任於充也五鼓起視案牘未明聽訟寘僚至不拘時以故下情易通古今推交道者曰范張而范巨卿金鄉人也素車白馬之義天下高之牟侯豈其修先民之政者耶何其前後同符也朕今日者軍興旁午大農蒿目金生粟歿民困極矣民間三時操苦不足當一歲之輓輸昔賢有云苟留心於物於物必有所濟茲侯

之周卹民隱也如此余不佞且拭目君侯之報政
以爲海內良吏師模也

利津馬邑丞攝篆淄川序

馬侯署事般陽凡十閱月旣報政授符章新令旋
車利津于其行也邑父老填巷歡呼擁騶不得前
長跼奉卮酒稱壽已而乞雙鳧供于麗譙之上皆
環拜泣數行下我邑自 國家置令二十餘年殆
僅見云蓋淄邑長令雖在明季大者膺召受諫官
次亦晉秩郎署率無有左遷去者矧以墨敗 開
國兵燹之餘吏緣爲奸者踵相告旣版章紛更案
牘亦如蝟甚而藏金自盜詭曰民逋以故上下詬

忿比比皆削籍去間有懸車詠五柳以歸也者望
若登李郭之舟矣于是渭城三闕久不唱使君驪
駒之前焉馬侯之任渤海也嘗視事青城奏最大
中丞遴其能復檄視事淄川侯既受命檢校簿書
盡得其要領一日撫几太息呼里役而詰之曰是
錢穀積逋者皆若蠹所侵蝕而何以民爲辭爾曹
向以利啖爾官陽若奉以甘肥而實飽爾竊脂之
臆余邊陲朴人也不食爾啖也諸役悉震懼具伏
於是鳴琴之堂濔沈高而風霾淨矣呼署吏而語

之曰爾曹母與府胥謀牒下吾屬徵雜徭而陰以
爲利吾管城子不爲若曹署楮尾脫徵是幸鬻若
業供之於是府胥之鬻如虎林林而搏人者不至
也至于緝捕之令但戒無逋罪人其敢繫及無辜
者朴無宥諸隸咸無敢見事風生鷲擊善類者新
政旣布未浹月邑人大和登其堂笞杖不施遊其
野勾符不下侯布裘蕭朕無事也而邑民輸將恐
後五里之城屢相錯矣越三月頌聲作冠帶之倫
祝於霤穠穢之儔祝于扉越歲新令且至邑人皇

皇圖所以借寇君者格于例而不得爰造而請尚其以畫一之政告新令哉馬侯曰吾何言吾視大官俸錢以外一銖之入與躍馬關弓禦人於五都者等吾何言哉余不佞竊聞斯言也肅朕起敬以爲此濂洛之傳也夫臯比橫經千言而無要與象魏懸法累牘而不行均無當矣侯歸橐惟有襍被至於信宿之計杏村青帘恐無以謝主人者固其所怡悅自得而豈止爲百城師哉公歸矣河梁祖帳繫足爲榮一時大吏廉公狀登歲荐之剡以入

告 聖天子嘉惠黎元採風而擢良牧會見竹馬何暮之歌卽在三疊陽關入破時矣

賀孫景夏公子入學序

國家崇司勳之典以紀庸報功而遐署末僚治行
幽異不獲以時上聞於是 廟堂亦無由知之而
文昌司命之宿往往闡揚焉以匡懋功懋賞之所
不逮此古今人材進退之大數而余於東武景夏
孫公復見之矣孫公以名孝廉司鐸般陽於其始
至也般陽當兵燹之餘里社丘墟而庠序爲甚學
宮一片地惟大成殿數楹猶巋狀魯靈光獨存耳
兩廡之壇坫皆漫滅不可復識邑令春秋修祀事

披榛而入薙草而酌七十二賢木主從名宦鄉賢
敗祠中筐篚以至枳棘歛蔓布列雜沓牛溲馬渤
間不可詰責士夫灌獻而退則市僧麋至酗博殿
址以爲常煌煌祀典之謂何而褻越至此邑人傷
心圖興復者久矣顧時絀舉羸前學博築室道謀
屢議屢罷公旣至瞻拜驚嘆毅狀曰此余之責也
不可以他求者也于是立簿募金版築具舉櫺星
以內諸廢皆興募金之不足益之以俸薪俸薪之
不足益之以束脯再不足則徹室中之餽粥以飼

役夫再不足則輦東武之菽粟以償工作葢畚鍤
之事凡年餘而後畢丹雘旣勤籩豆有恪上丁殿
禮祀事孔明愾狀如見素王之劍履几杖焉而淄
邑始有學矣於是集多士而告之曰國法之首重
惟逋賦令甲之大戒在條陳爾諸生其速竣爾稅
鍵戶下帷終始典于學母輒以事關白所司致干
功令爲也而淄人士飭乃行矣夫庠師一職凡以
淬礪俊髦佐 朝廷賓興之典將三物六行于此
出焉百僚台輔于此取焉而或且視如傳舍委之

志齋堂文集 卷之二
曠官俎豆之旁稂莠不剪姑母問其靖共何如矣
有賢者於此既修乃職矣間嘗盱衡仕籍按國
家故事塗墍費序實與鞏固金湯者等大吏薦剡
登之主爵晉秩寵之者比比朕而般湯則閔無聞
焉當事間一下檄郡國廉其治行亦未幾而寢孫
公每謂不佞曰余會且歸矣吾家故有田滄海上
五蓮九仙之間石室在焉噬將從黃冠者遊究熊
經鳥伸之道耳公素善養生每譚金碧龍虎之書
如數家珍豈有味乎其言之耶否耶今歲乙卯學

使者試士青齊次公紹夏君既以文學優入上庠
蓋多士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此天之所以報先
生也夫公曰多士幸毋稱爾觴爲也或者贈余一
言則余不敢辭余謂學宮之役載在國書將與撞
山孝水不朽焉其何賴乎斯言無已則乞縉紳先
生歌之而多士和之可乎爰是繪爲一圖疊詠之
顏之曰曲江初步詩不云乎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亦猶行古之道也朕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當宁
式叙在位以酬年勞將使公踵司成之武領六館

志齋學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之彥則宐歌辟雍或使公提百里之封奏河陽之績則宐歌甘棠况季方報最業就鋒車烏府梧垣花萼相映則宐歌棠棣之華且紹夏卓犖騰達伊始蜚聲雁塔翔步曲江則宐歌鹿鳴之章卽今日者魯國諸生式燕且喜金石疊奏律呂相宣則宐歌芄芄樸棧薪之標之勿徒謂簡兮簡兮方將萬舞遂歌曰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也

襲鴻鳴乃郎入學賀序

居嘗誦李滄溟所爲贈襲茂才過鮑山樓詩云尋常鷄黍休嫌薄不淺交情二十年每把卷吟咏不能置朕其首句云長白山人本種田談經半住嵒湖邊竊以爲長白去鮑山較遠又時時來往嵒華間固不知爲何許人也再讀白雪樓送襲生入貢詩並寄札云八月聞幸太學克懋觀光值茲曠典勉之必捷秋闈再云殷少宰亦謂克懋廷試哀朕爲不盡一等之首以付天官藻鑑愈精矣乃知向

所謂茂才者已列辟雍上第而當時士夫相爲推許如此朕猶不知爲何許人也近閱陽丘邑乘具載白雪樓贈詩始知懋卿先生爲繡江人所謂長白山人者信矣克懋其別字也向歲家弟錫侯旣與襲君鴻鳴締兒女之好余不佞業得詳其家世乃知懋卿先生爲襲君高祖其家藏著述甚富不知宛委瑯環之秘今猶有存焉者否也宐乎滄溟數數稱襲茂才茂才不置也夫以于鱗之門庭高簡當時若王元美兄弟且不敢以雁行進至其結

髻年交若殷少保許內史輩一時掉鞅詞壇劇切千古者皆側目而事之以俎豆于仲默獻吉之席卽其所修布衣歡如謝生茂秦盧生次梗出其偏裨猶足以折衝一面而滄溟公之謂懋卿先生曰許殿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耳跡斯言也襲先生何如人乎夫聞人之後必有達者襲氏旣世藏其家書以相授受今襲君鴻鳴業以文學推里社祭酒而郎君蘊一獨習孫武穰苴之書會今上甲寅學使者試士山左蘊一

出其所學卽已巍然列尚父鷹揚之序矣語云矢
其文德無忝爾祖豈不狀哉或者謂懋卿先生蜚
聲詞苑胡爲貽厥孫謀而繩之以武蓋國家方
有事疆場日者下詔詔有司凡挽強扛鼎投石
超乘之雄許所在申奏大司馬府將寵之前驅男
子有志四方聞雞起舞會當提三尺吳鉤遠之亞
夫細柳近之陽明新建相與鳴鏑擊刁斗廓清中
原耳安能齷齪手一編皓首吶唔令塊釜介胃之
子傲睨人耶里社諸君子可以起而洗爵以大白
浮襲君矣

志壑堂文集卷之三

序

袁中丞九叙壽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四月大司空中丞袁公奉簡
命來撫三齊越九月二十有一日實維公覽揆之
辰于是公春秋五十有奇矣凡三齊之士素得聞
業於公宮牆之列者咸奉卮酒爲公進一觴禮云
束脯爲贄二三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中丞公以畿
輔名進士當國家肇造之初筮仕卽拔置諫垣

公正色嶽嶽所條上動關軍國大計 世祖章皇
帝既親政公由銀臺不次擢烏臺憲長方是時
九重業矚目于公矣無何以少司農 特旨往撫
滇南是時六師方有事于昆池公蒞境籌兵策餉
控吐蕃緬僂錫福澹災聲滿長安僉曰是無負九
重之眷迄今徼外歌頌奕奕金馬碧鷄間嗣以讀
禮歸服闋再有 今命蓋 世祖皇帝具神堯知
人之哲昇漢臣節鉞開府者三四大僚今惟公在
位以故海內士夫喁喁嚮公者猶方鎮之有華嶽

而象緯之有斗杓日者公再膺 上命一時宴勞
錫予有逾恒數 天語申錫中外稱榮公未至海
岱父老引領北望車塵曰我公是能撫滇南者殆
如就冬日瞻夏雲焉既下車務與民休息劾墨吏
嚴苞苴汰冗員百城之風翕然丕變已而按部海
嶠則所至減輿騎屏絕供傳出俸金示吏民曰吾
以是鬻二簋日惟汲州邑一盂清泉耳惟目擊閭
閻災傷則呼父老來前惡至惡爲籲請無後期夫
東省邇歲以來萑苻之頻警也地震水暎之不時

也微公撫綏之故天威寧有豸乎茲者千秋令序將太行以東百萬姓無不人人拜首祈喬松者寧惟諸君子且諸君子之善頌善禱也母寧是火棗冰桃將其物乎抑且進是而有請耶中丞公天懷篤靜固已默契夫柱下氏長生久視之道矣余不佞竊因是而更有進焉稽古公卿之壽考若四相九岳遠無可記其在有周惟召公太保畢公太師享年期頤爲最著其後如赤松黃石香山洛社以下無論已召公稱天壽平格而其營洛訓王也惟

卷卷于祈天永命康王誥畢公以保釐東郊其辭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朕二公遐齡皆百餘歲三代以下不數數焉今天子方弘開經筵與在廷儒臣講求億萬年無疆之治凡忠蓋之臣必有所獻替以襄盛典者今齊民雖不如洛民之難化朕習爲榮競弗克知洗腆養老保和以厚其生而時方勤于治賦語教化猶謙讓未遑也公以兩朝眷注之躬出所學以壽身者壽世固將易其澆者而卽于淳登上理焉因以壽世者壽 國家異時如

勲府酬庸以綸扉師保晉公倣故事或袒割乞憲于辟雍之上所謂九十杖而造朝者公則稽首颺言奉有召誥畢命祈天永命諸篇在皤皤乎古大臣之風也哉若夫熊經鳥申玉池金鼎之道吾家海以東有三神山焉此余不佞黃冠丘壑之事所束屩策杖而從也豈其敢曰野人曝背而美之遂不憚攄其誠以獻歟

韓燕翼大叅壽序

海上三神山所謂方壺圓嶠者黃冠駐世之子屨筮梯航而不得至卽至風輒引去往往縹緲不得近而詩人之善頌善禱眉壽無疆之詞一則曰南山之壽一則曰南山有臺詩人誠何取于崇巒疊巘乃長言之不足而歌詠之蓋必有取爾也大叅燕翼先生出木天歷青瑣雙戟之跡周五嶽矣乙卯之夏移家長白而南箕山萌水之間綠野平泉在焉茲六月望前一日實惟先生嶽降之辰凡山

國諸侯與先生爲縞紵之歡者交馳虎節而至歌
嵩高峻極之詩爲先生壽余不佞聞之而欣狀有
悟於蓬島之旨也夫泰山之雲膚寸而合頃刻而
遍天下士君子雍容晝錦亦惟是霖雨蒼生以壽
世者自壽耳母寧嘯咏泉石熊經鳥申稱山中之
癯已乎先生向者有大功于匡廬五老之鄉釐剔
漕蠹淡官民旗甲之蓄而錫之福江漕移山一編
焜煌具在則是江國之所謂山者江國之性命也
先生旣祈之天而永其命矣今日桐鄉之民焚香

遙拜見朱簾暮捲知絳蠟之搖紅聞石鐘鏗訇若
華筵之鼓吹則移山諸案其移而爲上帝錫齡司
命註筭之符有斷斷狀者而不僅在詩人丘陵岡
阜之句也明矣先生洗爵而酢賓客曰南山燦兮
白石爛兮樂只君子邦之彥兮諸君子當啞狀一
笑也不佞煉藥丹厓鎖園羽士不能爲軒冕黼黻
之章也久矣邇來山城敞廬長榭曲池之交爲一
山峯巒洞壑雲繚繞出吾牖上米芾癡癖竄以爲
不減海外瀛洲故華封之辭不覺皆叢桂招隱之

賦如此異時與先生把酒同登倚巖長嘯當敬質
乎斯言

夫世不始於藥其世固無士不始於道其世固無
命指其之林亦謂謂則告而不謂亦謂人立則則
禁其之效則限野山指其其好而無土亦謂其
豈非以未兼暮於味其則之林其則不戰也

祝濟南太守兆懷王公壽序代

二東據燕山上游泰岱渤海之勝鬱為 神京左
臂而濟南一郡為中丞元戎藩臬大吏之所駐節
其朔望叅謁之儀度賓客郵傳之過從較諸郡為
最繁而諸郡率視其進止以為師表濟南二千石
任綦重哉兆懷王公豐沛世家也來守茲郡既越
歲政浹人和今年丁巳二月之望是為公覽揆之
辰凡海岱縉紳之得交于公者相與效先民春酒
躋堂之儀稱一觴焉而授簡于 不佞 以致其頌禱

之詞余竊維漢初置太守銅竹虎符撫馭千里得專辟舉糾彈之事視今之督撫簡書畧同今一切受制于開府諸司狀而一郡錢穀出入人才選造之數無不奉太守爲筦鑰焉自非諳練故實曉暢時務者鮮克勝任而快愉况 國家有事軍興山左爲吳越豫楚 禁旅必經之地其大者如協解豆芻調劑驛站之急務近者如城市間架官紳增稅之新政無不於太府要其會其間增估核銷冊籍往復幾于充棟汗牛矣公燭焰釐剔廉靜不擾

初未嘗毛舉細事以示苛察蓋惇大寬裕之風百城諸侯實式仰之寧止三十邑沐其膏雨哉而公之所振舉大綱者則惟慎惜人材得大臣事君之道焉蓋凡爲公所試士雖風簷寸晷無不拔其尤而探其珠爲士林所稱述衡文所首擢者斯漢太守周仲嚮韓伯南之義也當公之勘災下邑也減從單騎毳帳露處窮鄉僻壤幸不知爲二千石過臨者余甥韓進士寧子向之未捷南宮也客于中州公正顏悟之曰春闈近矣丈夫不策名雁塔而

蹶躡旅食耶越歲寧子遂成進士輒頌公不置口
公之隨車陽春爲何如耶不佞當未識荊州時余
邑唐太史濟武貽不佞書曰太守公劉直子諒君
子人也已而遇公于歷下信如唐君所言竊嘗聞
公緒論謂敝邑般陽以青鳥之術論之宜厚培植
橦來脈以固其祖山邇來煤井遍野蜂房水窩龍
砂幾斷矣公之畱心庶事如此而于不腆敝邑若
三致意焉以不佞所見聞今國制太守雖不及漢
太守得親辟舉糾彈之事狀公異日當專御史中

丞之座以霖雨方夏登茆簷而躋之春臺且出其
壽身者以壽世今者縉紳諸公之升堂稱觥尚未
有艾也若夫熊經鳥申冲昇霞舉之道方將期之
紫府丹臺與公竟其說耳

青城令周遜齋壽序

庚申之二月余以訪道青城過董宐菴孝廉之廬
與范聞西進士譚及吏治謂 國家軍興以來措
餉孔亟矣顧賣絲糶穀兼及撫字爲難此陽城次
山之所爲嘆息也卽 令甲嚴責緝盜豈非爲斯
民計生全哉朕捕捉務期滿數是此輩必土著長
生也而後可雖龔遂黃霸爲政動而掣其肘將使
人以刺姦爲不祥欲民之無盜不亦難乎而暇及
于教化乎語吏治于今日大率如斯矣維時座中

諸賓客作而言曰是未有如吾邑周侯敷政之善者也余曰厥善維何客曰侯之初下車也邑有逋賦累九千餘金侯咨度盡得其情乃手自持籌雖錙銖之細不以假胥役懸蒲不試而輸將者繹絡而至九千之額既清終不忍以逋欠之數累及完者侯不可欺人亦無有欺之者是催科與撫字並行也余曰侯之緝盜何若客曰青固無盜也侯惟申保甲之令而已驅游惰禁樗蒲有必以聞不聞者必懲青益復無盜矣而何以緝捕見長也余曰

有是哉余固耳侯之名者素也客曰未也暇日集多士而課之臯比宴坐賞奇析疑戶外之屨常滿年來賦采芹鹿鳴者蓋若而人余曰自有司補苴功令以來茲風絕響者久矣客曰未也邑之菑畬購牛種以勸之耕歲之飢僅出粟米以賑其急侯惟端坐堂皇蕭然若無事也者劉寵一錢楊震四知數載清風爲兒童走卒所共信下至皂隸牧圉凜凜如行冰上懼其墜也客之言如此余謂吏治之難久矣朕法無一日不在天下惟得其人以持

之耳省有大吏郡有守邑有令下至鄉有三老里有嗇夫如黼裳之有要領也卽以一邑而類之小之如閭左之警欵閭右之呻吟苟欲尋其端委無不鑑於毫髮而又誰匿乎積一邑而推之又可知已惟執法者匪其人用猛者日夜桁楊之聲堂下囂朕如急管繁絃而不厭無他道也催科止此矣用寬者以恩被蛇蝎豺虎爲方畧盜風不滋長乎而遑及其他乎日者施硯山撫軍以散賑之役過我山齋慨朕以正風俗爲已任余應之曰正風俗

以重人材爲急夫二東雖濶得百賢令而風俗成矣周侯蓋撫軍荐剡所首列也侯之治績如此撫軍可謂知人哉於陵李野臣侍御每向余言周侯不置侍御之言可謂信而有徵矣目今 朝廷念海內之疾苦加意臺省諸臣侯以計典奏最需次爲畿南第一人鋒車將至今 國家所最急者無如籌餉侯皂囊啟事旦夕當有訐謨入告有識者嘗盱衡今古財賦之故謂三代以後民糧商稅一切漸歸於改折至故明正德嘉靖而一切始專用

銀坐是官俸日薄民生日蹙一百五十年以來至今日而極不盡由軍興也誠倣古人千百貫鈔法之製而以銅鑄之使民糧商稅半以鈔輸官則利權歸于朝廷而富商巨室不得操其重無論年穀豐歉凡官民出入之數不受顛倒於銀下以貢上上以頒下九府之所出源源而不竭行之三年而官俸可增民租可免一切捐裁之新政皆可報罷不知管敬仲劉晏復出以此說爲何如也座中諸賓客復作而言曰維茲三月清明後二日值侯

覽揆之辰請以所聞質之侑一觴也余不佞雖未識荊州頗憶前此有索余詩贈侯者余有句云兩度詞名題雁塔幾年畫省對香爐又云頻申鄉約能除盜稍緩催科卽免租所謂賜不幸言而中葢南山有臺之什已不自今日始矣

邑侯馬公允大壽序

今上御極十有五年九月望後二日爲般陽明府
允大馬侯懸弧之辰司鐸房公子明率其諸士造
余門謀所以祝邑侯者而言曰諸生伏處衡茅毋
寧以羔酒兕觥踵先民之故事凡吾曹所以稱此
觴者皆邑侯之賜也余不佞矍狀攝衣冠揖諸生
而進之曰侯嘗損大官之食以授餐乎曰未也
國家俸薪旣廩悉裁以佐軍興矣侯嘗解三尺之
組以授衣乎曰未也侯方市米而爨重浣而服未

志齋堂文集 卷之三
能也侯朝薦一人拔其尤暮薦一人拔其尤乎曰
有之年來郡邑之登薦鄉國者纍纍矣朕而功令
嚴切其何敢搢笏阿房逢人項斯乎凡吾曹所以
爲此者以侯之緩催科以寧吾婦子耳曰其說云
何曰始和布令撥餉之檄下矣顧瞻四國桁楊之
聲隆隆起矣侯方晏坐堂皇怡狀語其國人曰余
握符茲邑旣久邑之人以時輸納不吾欺也我惟
悉索敝賦以無碍于章程耳焉能日事敲朴重困
朝廷赤子爲乎而多士之初絲新穀于是雍雍朕

商酌于闐闐市井之間而百室爲樂土三黨有生
色矣凡吾儕所以稱此觴者皆邑侯之賜也余不
佞聞斯言也不禁憬朕太息謂多士之辭質而有
徵也寧惟多士哉卽縉紳先生與閭閻父老寤寐
不忘斯言矣蓋山左自海運閉糴以來五穀之賤
十倍於向時農夫三時之所入不足以支一歲之
賦而國家有事軍興督餉方急微邑侯拊循之
故磬磬鴻雁不知鍛羽何鄉矣而侯之大有造于
淄土其功更有鉅焉者日者逃旗倚藉貴人聲稱

赫奕以較轆鄉曲者數矣侯不畏強禦毅肤械繫之牒上司馬府而境內肅清帖席而臥其造福民生何如也卽近時萑苻竊發閭里深爲殷憂已而邏卒四出一時撲滅又其明効大驗者矣諸士不聞隣省之政乎司農之符一至則催呼之怒如霆入春而夏稅竣未夏而秋糧畢豈不知考成有期哉曰吾以博上官之歡也夫上官之歡幾何而民間之輕去其鄉者實繁有徒矣時雖需餉孔亟乎朕而文告敷宣庭臣章奏意未嘗不在撫綏休

養也卽殷陽之報最亦何嘗後于郡國乎向者計典卓異之科中丞藩臬而下矚目于侯者久矣而侯之鳧鳥高翔若不聞焉侯鎮靜廉退富於春秋而有大臣之度旦晚趨粉署以酬年勞尚勿忘殷陽之觴哉多士其以芻蕘之言當華封之三章矣

國之勳績多士其以發業之古當華姓之三年矣
而亦大引之矣且則欲使得以開平學尚必必
與之良保高隱者不問其於地精氣聚而於春
與卓異之林中亦都泉而可觀日于於亦入矣而
養亦明其學之游於亦於亦於亦於亦於亦於亦於

郭獻宸學博壽序

鄒魯文學甲於天下而譚天炙轂之儒惟稷門爲
最海岱司鐸鳴珂相聞也而三十城之師表惟歷
下是瞻朕則郡庠者固百庠風化之原而師儒之
式也益都季廉獻宸郭公視濟南郡庠歷有年所
聲教四訖今歲丁巳六月十有八日值公懸弧之
辰於是濟屬學博及公同譜諸君子方有事於省
會者交躋公堂稱觴祝壽考焉是古人縞紵爲歡
之義也蓋濟南當江淮伊洛之衝左滄溟而右太

行據神京之上游號人文之淵藪省會之內年來
歌鹿鳴題雁塔者寥寥無多人焉豈盡地靈使朕
歟抑亦教化衰闕而師儒董率之力少踈也况以
中丞建牙元戎開府之區節鉞諸君子咸萃臨焉
一時學使者恢八紘之網登臯比之壇簡書掄士
皇華不寧郡邑學博諸君靡不冠蓋交錯駿奔于
斯役凡一切造請朝祭之度數簿書期會之繕文
以及宗伯頒布條教儀式著之令甲者則惟郭先
生密邇趨踰罔不諳習咸曰惟郭先生是問已又

曰惟郭先生馬首是瞻公如懷會稽印綬若隱若
見爲者桑梓之誼謂何寅恭之誼謂何矣乃公則
日進諸君子而燕笑語之謂抵省以來佛山華不
注七十二泉之間曾杖屨及之乎嵒湖畫舫李北
海太守之亭在焉是杜少陵之所詠也趵泉仙跡
趙松雪之句嘗一和之否乎李于鱗先生遺集猶
有存焉否耶某邑某公賢書同雋以來西窓剪燭
何日忘之今里門無恙耶笑語之暇則謂國家
方有事軍興需餉孔亟其歸語諸士幸勿逋其常

志齋文集 卷之三
稅哉已又謂二東士子善糾黨健訟及關白地方
利弊此功令所大禁上官所痛絕也吾曹尚其時
時申誠之已又謂庠序有孝弟力田者乎是學使
者所敬而禮也其絃誦而有市行者學使者所容
而譴也杯酌娓娓握手道故卽無不人人願得郭
先生歡心者此九如三多南山華封之頌所爲作
乎夫濟上自開國三十年以來縉紳率僑寓多
而土著少自郭公之申學政葺澤宮也秋鵬雙翮
連翩皆及門焉公之有造于類水何如哉諸君子

洗爵往矣異時或膺河陽百里之封或領辟雍六
館之彥輔轍皇猷舍諸公其誰哉以董士子之教
者拯民生之急以登里選之秀者育成均之材諸
君子之稱觴郭公方有日矣卽公之稱觴諸君子
亦未有艾也

賜九十八十以上米肉帛絮有差今 國家追崇
先德推恩洋溢正天下子孫日惟人人得舞斑斲
歌燕喜而太母百歲端值昌期 鳳詔普下具卮
酒稱壽考不可謂偶狀也顧流覽古今德意殷狀
念九十八十以上之老而不及百齡豈猶有靳詞
哉母亦謂長年駐世奇福不能望之陸海而所傳
循蜚䟽佗之代其人率百千歲以爲常者近今固
未易多覩也狀此謂淡山遐陬麗眉黃髮之倫耳
有如螭坳法從之班鐘鳴鼎食之壺而高堂壽母

翟禕象服皤皤百歲自是蓋官貝闕再來人此在
縣官當有異數不與神州大酺尋常等也顧太母
以壽考膺國家異數則有之矣往者 世祖臨御
諮廷臣誰及親在者大司寇五絃公奏言臣母年
登上壽臣以脩員秋官故不得時親厠脮奉希鞞
奏已滄泗橫流退上封事卽得請特以事太母歸
迄于今朝列榮之無何武陵別駕與野臣侍御公
先後移疾乞休沐奉太夫人歡按令甲親老無以
次人丁侍養方得告君家八龍聯萼森森于格未

志齋堂文集 卷之三
得歸卽歸豈策府之常典乎况蘭孫領專城捷南
宮者方蔚起未艾耶朕太母之遐齡得于天者獨
厚蓋有道焉而參苓不與也當早歲伉宮保贈公
時剪春勝繫戶間辨影則盥縱奉尊章以爲常既
以子司寇公貴轡文錫命爲一品太夫人卽迎養
諸郎舍不復爲家乃御下固慈嘗有一厖也雛臥
雪甲夜猶自起移置廡下不使嫗輩知若督嫗輩
輒不令逸今所至猶蕭蕭絡緯也顧恒素但自衣
綈衣不喜麗飾云凡人情高年率矻矻益復不廢

操作耳朕卽于願養少損矣大母孝慈本于天德
而嗜儉尚勤不以貴移若夫默契黃老之學則在
于不作家一事其壽考無疆也宜哉昔呂申國夫
人教家法度炳耀史冊而一門紳笏之盛古今莫
比柳河東節度韓夫人雖貴但衣絹素每歸覲不
乘金碧輿祇竹兜一乘二青衣步屣以從以今方
於陵閎闕疑猶過之但不聞遐齡得及太母否耳
向侍御公于燕卽茗爐現古瞿曇寶相毫光額珠
焰耀壁宇一時僮僕皆見之侍御繪爲圖卷迨後

續芥粵西見無量佛遺跡恍如茗鐺所見者余不
佞以爲侍御公誤矣湘山光孝蘭若過去佛耳今
者金騰荐爽銀渚昭回烏府巷珂牀笏稱觴時堂
上有鶴髮鳩杖翠翹珠襦端坐而臨者子孫羅拜
多至不能識乃是現在無量壽活佛也侍御公當
以爲朕耶余不佞于戊子之榜名綴侍御公淡墨
後於太夫人猶子也不揣從太母戚屬之請拈管
颺言聊當海屋之一籌焉敢日以佐 聖朝孝治
海內之詔誥云爾哉

韓太孺人七十壽序

在史東平張公江州陳氏最稱能睦族至九世十
世不析箸炳耀往牒伊時天子或旌其門幸其第
而問道焉於爍哉夫先王制禮至五世而止余謂
此中古聖人之制耳若渾沌䟽仡之代其人率百
千歲以爲常由吾身皤皤逮其高會以上而下撫
其雲礽如必循中古之制也者將十世問省其遂
無禮乎至于真誥所載如楊王母麻姑右英九華
諸夫人逍遙南嶽方壺澹泊無爲而永世者又寧

可以年數紀哉淄川韓族甲於海岱上世中丞以
來冠裳纍纍矣淄之有韓猶齊之有高國唐之有
范陽清河也於銀臺兄弟惟同知廣平府麗宇公
太母韓太孺人爲長由麗宇公而下若同鄉典簿
大千若閩尹有聲若掌內閣典籍貳潞安府貫四
若明經仲美則太母之孫屬由典簿君而下二三
世若粵令媧石武孝廉九疑若進士貞子孝廉寧
子近五官生君宐太學某及文學之彬彬與孝弟
力田牽車服賈爲太母之族曾若孫以下者於太

孺人千秋之辰莫不冠蓋而來登堂匍匐致祝詞
焉於爍哉太母而下諸孫凡六世自洗腆之儔而
䟽觀之則十世之裔咸集矣昔博陵崔山南節度
瑄逮事曾祖王母長孫夫人祖母唐夫人每旦櫛
緋冠笄拜于階下卽升堂乳其姑柳玼稱其昆弟
子孫之盛鄉族莫比朕不志其幾世以今計之亦
大約六世耳而孝行篤于門內琨煥史策後世稱
壺範莫之或先焉郭令公子孫多不能識至問安
但頷之而已李遷哲刺史子孫叅見或忘其年名

披簿以審之今者般陽韓太孺人以苦節教子成立壽七十六世稱慶其猶有博陵之遺風矣乎諸孫多不能識太母則指其壁間文而目之曰某卽某乎某某祖之支乎于是扶杖而前問爾之親猶健耶爾之兄弟無恙爾子息幾人及已抱孫否也已則又曰余未亾人奔走勤族屬輟其高堂甘脆之奉而奉我非祖宗遺教不及此瓜瓞綿綿初生一本其各歸奉爾親竭瘳盃盞如奉老人時老人懷滋悅則爲爾加一七箸於是諸公咸唯唯謹受

教意古所稱張陳之門九世十世同居者吾不知其有今日般水之冠蓋否也若夫諸真夜降蔡室及碧藕冰桃宴春霄故實蓋已無煩更爲指侈矣

此處有模糊的印文或殘存文字，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認。

韓太夫人七十壽序

國家典制郡縣當三歲一舉節孝其法員冠句履之士得議於庠稱輿論焉縣上之太守二千石覈實太守報曰可以次上學使者中丞覆按無異大中丞奏曰臣廉某郡國節孝某法當旌制下春官議如格出帑金棹楔表其閭所以示勸也煌煌巨典哉載在令甲著有成憲而其議起于學宮朕故事貞節非三十以上至六旬不得請雖請不得當也制綦嚴矣余不佞業司鐸般水則黨庠之士爲

元壘堂文集 卷之三 二十五
余嘖嘖韓太孺人不置云孺人事前文華殿中書
舍人韓太翁蓋及笄又六歲而稱嫠也秉家政不
廢箸教子麗宇先生成進士諸孫森森邑序而太
母茹素終其身今開七袞矣于格當請已余署於
陵學則於陵之士言之已而鄒梁陽丘之士藉藉
言無異而麗宇公則曰 國家旌苦節以闡幽也
冲早歲奉太母懿教幸博一第業縮尺組令關中
彭衙維時辛卯則兩遇 世祖覃恩令典例得貤
封所生冲母得封太孺人 國家所以錫臣冲至

厚矣臣雖罷計無以効犬馬冲母既邀翟禕之儀
于天官之屬而又以孀也而請之宗伯則闡幽之
謂何幸告之多士其母有所請便諸庠多士既不
得請于麗宇公則環壁水而謀謂太母開七袞矣
二三子卽不獲操闡闡之末議以佐當宁勵壺範
者其遂不獲潔樽壘以壽母乎於是相與採青泥
于太行拾紫芝于商山作佷鹿之仙脯荐其谷之
菊英而祈其先生爲之詞余不佞闡幽表媿職也
其何辭於是使管城子彈八音之璈吹雲酥之笙

拊五雲之石擊洞陰之磬作歌而上太孺人爵歌
曰俾而昌而大俾爾期而頤黃髮兒齒眉壽無有
害麗宇公曰先生愛我哉而善禱也余小子不敏
其敢不和和曰有酒酤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
蹲舞我葢伐木之四章也主人歌已起而酢賓以
大白賓卒爵胥成禮而退

